



男生·女生系列



男孩不坏

李学斌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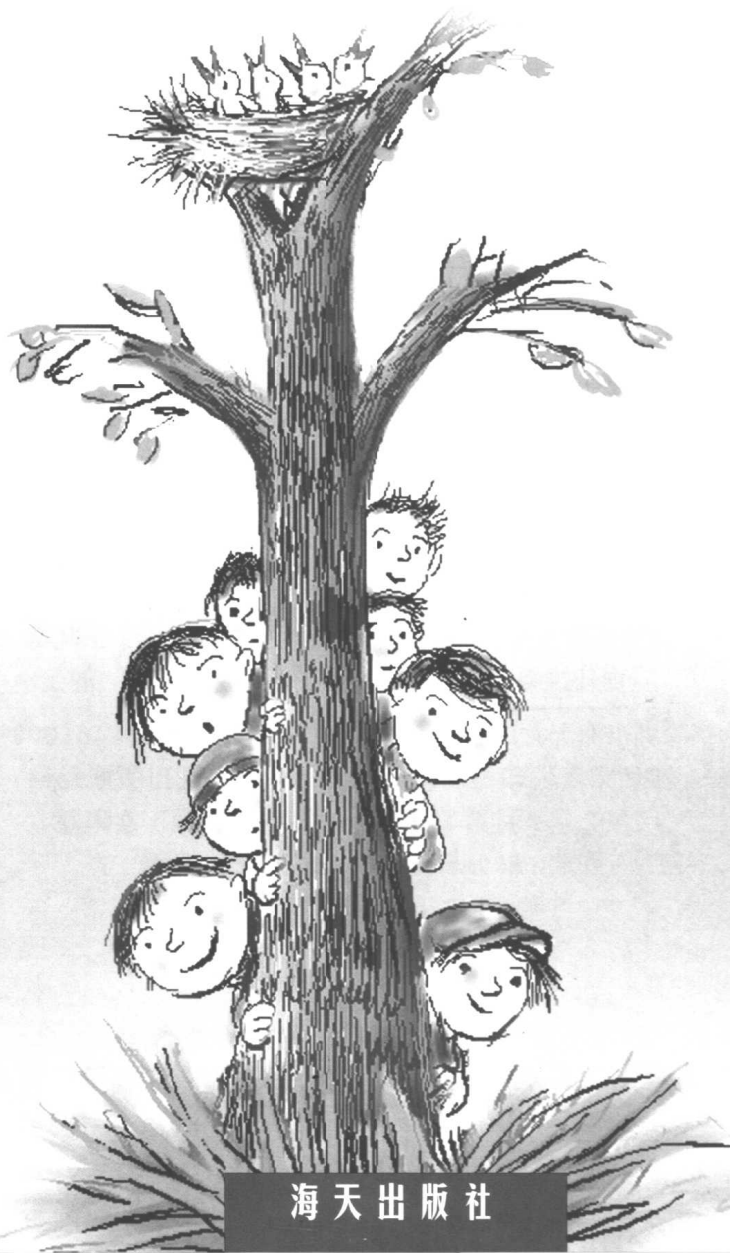
海天出版社



男生·女生系列

男孩不坏

李学斌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孩不坏 / 李学斌著. —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02.7

(男生·女生系列)

ISBN 7-80654-751-7

I. 男... II. 李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2) 第037138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 王蕾 杨宏英 封面设计: 王晓珊

责任技编: 陈炯 责任校对: 徐静

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: 83461000

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: 7

字数: 130千 印数: 1—6000册

定价: 13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走出麦地的人

(代序)

梅子涵

我能记得我的很多学生们的事，这是我当着教授的一种快乐。岁月和心血就是在这些事情当中过去了，所以记得着也就感慨着。我当然也记得李学斌的，十多年前，他选修我的小说课，那时候，他是一个不太说话的男生，来自宁夏的乡下，就更加一身都是老实。毕业的时候，他回了西部的老家，在县城里教中学的语文课，挣到的薪水存一些起来，用看上去仍旧很老实的眼睛注意起女孩子，看看谁可以做女朋友，以后要在这里结婚，建一个向往的家的。可是在县城的街上走着，总是要想起从前在上海念大学时门口的那条宽宽的桂林路，走出漂亮的东部校园，踏过了桥，路的对面又是漂亮的西部校园；总是会想起上海的外滩和那个城市的整个的气息和

Nan Hai Bu Huai

精神。骑着车从县城回家，一路麦地，在西部的天空下、落日下，它们阔大也很寂寞，非常非常的清新，可是尘土还是会飞扬。走出过麦地，又走回到麦地里来，心里会涌起的要比18岁以前多得多了。不只是城里的口粮和衣裳，高楼大厦和繁华，还有文学和现代派，第二人称和叙事式，福克纳甚至儿童文学——远远还不止这些。

李学斌把那辆骑着穿过麦地，来往于乡下的家和县城的学校的自行车放在家里，又背着行李搭上火车去上海了。

他考取了研究生。

学的正是儿童文学。

我是一个鼓励写作的导师。就是说，我既热心于在理论上讨论什么是儿童文学一类的问题，也希望着学生通过学会写作来得到感性而真实的体会。反反复复理性地讨论，反反复复感性地体会，两种认识融会着便越发可靠，两只翅膀就在一只鸟的身体上同时长了出来，同时扇动，就可能扶摇而上。

所以在上着课的时候，李学斌就拿出了写的小说，让我看看。小说写的是西部麦地的背景，一个农家子弟，要去县城的中学上学了，种地的父亲为他买来了一辆自行车。以后的每一天，这个孩子都要骑着这辆自行车在

家和县城之间来回，在麦地和尘土之间来回。寡言的父亲指着自行车对儿子说：“给你的。”

李学斌听着我的分析，接受着我的建议，加进了能够让人感动起来的细节，加进了关于自行车的描写和父亲看着自行车时的目光，在父亲的心里，自行车会是一头牛相似重要的，牛耕麦地，秋天就有收获和长长的一年生活的保障，自行车是让儿子骑着去耕另外的一大片土地的，儿子以后会在那上面种东西，秋大收成，然后是长长的一年、长长的一辈子的生活。父亲其实是在让儿子骑着这辆车走出世代的麦地。

我建议李学斌把小说的意思放在走出麦地上。

那篇小说后来用的题目就是《走出麦地》。

它是李学斌初获成功的一个作品，得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，那时候他还没有毕业。

他又参加了我主编的“叫蛐蛐长篇小说”丛书，写了《追赶风车的男孩》。

这后来他就有了更多的写作和发表。也很有自己想法地写着评论文章，人们开始称呼他评论家。

小李同志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西部的麦地边骑着自行车的人了。

他心里一定是有些快活地荡漾起来的。可是男人的荡漾总不大流露在脸上，李学斌尤其少流露。

Nan Hai Bu Huai

李学斌听课总做笔记，做笔记的时候头埋得蛮深，微微地斜着，像一头牛在拉车子，也像一个刚刚被提拔的生产队会计在记数字。这神情，可以让你想起的词汇只能是：专心、珍惜、努力……还有勇往直前。李学斌是很勇往直前的。他唱歌的时候也是一副勇往直前的样子，头偏着，身体向前，不过有时高音会唱破。最爱唱的歌是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。

三年的时间，李学斌走进了儿童文学的门，也把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唱得家喻户晓。

还走进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门，当了经典刊物《少年文艺》的编辑。

很多年前，我在农场的砖瓦厂当知青，开始学习写作，投稿到《少年文艺》，因为写得还算有点儿像样子，差一点儿被调到《少年文艺》去当了编辑。可是那个年代，实现一个理想好难，好运道总是不到我的身边，好运道眼看到了我的身边了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障碍猛然出现。我终于没有资格当编辑。我终于永远只能是为经典的《少年文艺》写作，当着作者。现在也要当李学斌的作者了。

所以我就反反复复，甚至是有一些啰嗦地对李学斌说：“要珍惜哦！”

李学斌很珍惜。他的工作很受好评。

李学斌也结婚了。他的妻子就是他在宁夏的时候用眼睛仔细注意来的，很好。

李学斌还买了很好的房子呢。是相当有品味的那种。在上海的西部，和西郊公园西郊宾馆毗邻。夜晚的时候，站在阳台上，感觉很有异国的情调。他把编辑部的人都邀请了去，编辑部的人都由衷地感慨，因为他们的房子都没有小李同志好。哇，小李厉害，要向小李学习。

小李还很高明很斯文地把房子装修得找不到厕所。可是那些俗人偏偏就是要找，偏偏就是要看见。他们找啊找啊，还是找不到。最后，李学斌只好不斯文地告诉俗人们：“在这儿。”俗人们就高兴地笑起来。

这正好离他大学毕业十年。离研究生毕业刚两年半。

这就是岁月，心血，勇往直前，还有别的许多。

他总要提到父亲。父亲就是《走出麦地》中为儿子买自行车的。父亲不能来上海在儿子的家里住住，已经去世了。讲着父亲的时候，李学斌的心里是有泪的，很多的泪，可是不流出来。泪是不一定要流出来的，感激的话也是不一定要讲出来的，就像安徒生的那篇童话所说的，藏着并不等于遗忘。

多少多少的父亲、母亲买来了“自行车”让孩子

骑着走出麦地，可是他们自己仍是待在麦地里。还有多少多少的人以可能不是很大的一点儿热情、一点儿力气关怀过你，帮助过你，才使梦想成真，而他们自己倒可能平平常常，没什么功成名就。世界的这逻辑和善良，我们都要知道，藏着就不会忘记。

那天晚上，在李学斌家附近的饭店里，他邀请大家吃饭，高兴地喝了很多酒。大家已经吃饱，可是他歪歪趔趄地举起杯子说：“什么？结束了？还没有开始！”他要大家继续干杯。大家说，好了，结束了。他仍旧说：“什么？结束了？还没有开始！”

他就独自地举着杯子说：“干！”

学斌不容易，干吧。



李学斌

出生年月：1969年4月1日，仿佛愚人节的玩笑。

工作部门：上海《少年文艺》杂志，一份值得骄傲的老牌名刊。

曾用笔名：晓水、薛冰、小木子君，标志大学时代的轻狂。

是个表面木讷而内心丰富的人；是个少言寡语却一针见血的人；是个敏感自尊容易受伤的人；是个坦诚直率易于接近的人；是个坚守诚信知错必改的人；是个看似理性实则冲动的人……

脚踩“儿童文学创作”和“理论研究”两条船，行程不远，所载不多，有书三本，分别为：《追赶风车的男孩》、《走出心灵的雨季》、《迷途》。

目 录

1	走出麦地的人（代序）
1	男孩不坏
11	男孩不寂寞
28	少年琪的风花雪月
47	走出麦地
60	当干部的苦恼
71	塔校奇人
80	男孩单鼓

92	永远的彩虹
107	走过雨季
126	其实我不懂你的心
145	我是小船，你是帆
173	天 堂
199	错 位

男孩不坏

那件事之后，肖雯悄悄对卢若愚说，你是我们班最“酷”的男孩。

肖雯是班里的文娱委员，男生心目中公认的“班花”。她的话是富有代表性的。

卢若愚笑了。他的心里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冰茶似的舒服。

然而，他知道，仅仅两个月前，自己还根本不是什么最“酷”的男孩。那时，这样时髦的词完全是“精细虫”、“伶俐鬼”、“狮子王”他们的专利。

男孩不坏

男孩不坏，女孩不爱。

“精细虫”坐在窗口，回头对卢若愚嬉笑着。这是真理。“精细虫”似乎怕他不信，又忙不迭地补充了一句。“精细虫”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幽幽

地闪着光。

卢若愚顺着“精细虫”的眼神看去。教室外的走廊里，“伶俐鬼”丁晓鸿正悄悄地进行着男生中最近流行的游戏——用牙齿缝喷水。这个游戏是“精细虫”邵猛发明的。可是，把这个游戏在男生中推而广之并最先操练得炉火纯青的却是“伶俐鬼”。“伶俐鬼”不仅可以让细细的水柱达到5米的射程，而且还能喷射其他“子弹”——譬如嚼碎的饼干、油炸蚕豆、花生米……等等。这是“伶俐鬼”的看家绝招，概不外传的。很让男生们羡慕不已。

这次，“伶俐鬼”偷袭的靶子是班长“姜大头”。“姜大头”当然浑然不知。他正絮絮叨叨地和体育委员张京说得热火朝天。看着“姜大头”后背上渐渐成形的“地图”，走廊里的几个女生掩着嘴在笑。“伶俐鬼”见状，愈发眉飞色舞，得意非凡。

“地图”画毕。“伶俐鬼”似完成了一副杰作，欣欣然踱开去，立于一边歪着头左看右瞧，恍若鉴赏世界名画，满脸鲜花绽放。

就在此时，上课铃骤然轰响，“姜大头”匆忙转身进教室。再看他雪白的衬衫后背上，胶状花生米浇铸的“地图”如一朵鲜艳夺目的喇叭花，迎着正午的阳光傲然盛开着。

笑声从走廊漫进教室。

卢若愚没有笑。他找不出笑的理由。冷冷地盯着那张得意的脸，一个让他觉得有几分快意的念头从心底悄悄地钻了出来。下课时，他若无其事地跟在“伶俐鬼”后面走了出去。

当上课铃又一次骤然响起，走在“伶俐鬼”身后的同学惊讶地发现，“伶俐鬼”漂亮的米黄色T恤衫后背上出现了一个同样物质的螃蟹图案。

笑声再一次随着响亮的铃声从走廊漫进教室。

卢若愚看到了“伶俐鬼”悻悻的脸。

他笑了。

正午的阳光下，他的笑容很惬意，很灿烂。

沉默的“羔羊”

是陈老师的外语课。

与往常一样，上课铃响，同学们一边打闹着，一边各自走向座位。一阵忙乱的声音之后，教室里逐渐安静了下来。

将书打开摊好后，卢若愚习惯性地低下头，目光停留在今天要上的课文上，他知道，紧接着就将是陈老师那例行公事的开场白了。他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。然而，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

钟……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一向惜时如金的陈老师今天是怎么了？卢若愚感到有些纳闷，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。

这一看，卢若愚不禁吃了一惊。陈老师的脸上全然没有了往常的怡然自得，而是像一座雕塑一样冷峻，脸色铁青着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讲台下面的某个方向。那是一种卢若愚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，一见之下，卢若愚竟有一种彻骨冰凉的感觉。陈老师怎么会用这样的眼神看人？

全班同学都被陈老师异乎寻常的表情弄懵了。几个先前还在窃窃私语的同学在一片异样的沉默中回过神来，急忙停止了话头。他们抬头看一眼讲台，吓得偷偷吐一下舌头，接着就正襟危坐，心虚地垂下头去，在心里悄悄做好了“受训”的准备。

沉默，还是沉默。

教室里的空气沉重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。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那莫名的惊雷在头顶炸响，那将是痛快淋漓的。然而，那期待中一触即发的雷声还是没有出现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陈老师像意识到了什么似的，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拖着懒洋洋的声调开始上课了。

乌云渐渐飘散，卢若愚悄悄松了口气。再看四周的同学，他们不知不觉间也一个个腰板挺得笔直，似乎在做着无声的表白：惹老师生气的不是我！卢若愚偷偷笑了。他觉得有点滑稽可笑。

好容易下课了。陈老师的背影在楼梯口一消失，走廊里便纷纷议论起来。有人故意捂着胸口说，乖乖，陈老师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差点被吓出神经病来。那个接茬说，就是，不知是谁惹陈老师生那么大的气，连带大家都被吓个半死……大家七嘴八舌，嘻嘻哈哈，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，但谁都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卢若愚也有些莫名其妙。对陈老师，他并无恶感。尽管他不喜欢外语课。而且他也知道陈老师在同同学中的“口碑”并不好。但是，他还是觉得，他是一个不错的老师，认真、负责、踏实，解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。他觉得这件事似乎并不是一个偶然。说不上为什么，他隐隐有种预感，事情好像还没有完。

然而，第二天的外语课并没有出现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的情况。

第三天也在平静中度过。

再没有同学提起两天前陈老师的异常举动。